

24.04



石阡文史資料

87

第二輯

石阡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石阡文史资料

石阡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主 编：曾君坚

责任编辑：杨通源

杨功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石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石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曾君坚
副主任：杨通源 杨功亮
委员：廖昌铨 杨宗群
张安邦 周文安
杨光万 周朝古
审 搞：廖昌铨 杨宗群
周朝古

目 录

近代美术家邱石冥	陈训明(1)
出国留学的费特生	县委统战部供稿(11)
历史文化名人徐培琛	杨和胜(14)
红号首领毛大仙起义始末	杨和胜(23)
回忆我的父亲杜湘竹	杜德庸(43)
怀念杜渐老师	龙天枢(46)
石阡县历任县长名单	覃智安(49)
林万杰简史	李天齐(54)
国民党县长阎禪礼的来和去	刘秉珩(56)
石阡解放日	杨光万(59)
回忆解放初解除国民党县武装的情况	黄英(61)
缴获国民党县保警大队枪弹的经过	刘安贵(64)
革命烈士英名录	县民政局供稿(66)
记黄明华烈士牺牲的经过	安仲廷(83)
解放初期石阡县统战工作回忆片断	谭光法(86)
大新乡群众同土匪的搏斗	陈绍尧(90)
活捉大匪首吴河清	唐成海(94)
“西吴”落网记	唐成海(104)
土匪县长“冲天炮”难逃法网	杨功亮(110)
席家衣其人	周朝古 杨功亮 侯义忠(114)
活捉匪首刘青	徐万福 杨金立(118)

- 平息石阡土匪暴乱 侯义忠 马永忠(120)
观音洞预谋暴动破获记 黄 焰 侯义忠 马永忠 黄 英(125)
石阡大桥 廖昌铨(129)
石城兴亡 廖昌铨(132)
赵公亭与思赵门 李鸿恩(135)

近代美术家邱石冥

陈训明

一

邱石冥（原名树滋，字孺子，又名雅，时鸣，别号石冥山人、宋园、白沙等），一八九九年二月一日出生于贵州省石阡县白沙集镇。他的父亲是前清廪生，生子三人，长子早逝，次子名树敏，石冥排行第三，最为父母钟爱。才满四岁，便得进私塾就读，七岁离家到六十里外的县城去进了私立养正高初两等小学，十四岁赴省城贵阳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一九一八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外出深造，遂回石阡县高等小学任教一年。一九一九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平爆发，影响远及西南僻远之地。邱石冥在石阡从报上受到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也在校中发表激进演说，鼓吹反封建的思想。为了追赶上时代的潮流，同时获得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机会，遂决意外出求学。他父亲极力支持这一行动，乃遍求乡人，筹得庙款等共二百元作为川资，跋涉北上。最初本以勤工俭学学生保送巴黎留学，一九二〇年至北平后因故滞留，未果此行。^①

邱石冥在北平先拟攻读文学与哲学，因无力交纳学费，只得作罢。后来打听到北平美专师范科不收学费，而他自幼又喜欢美术，就于一九二〇年春季考入该校。先是分学手

工，邱石冥颇感失望。而北平当时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方兴未艾，使他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深受感染，积极地参加了学联及青年奋勉团组织的种种进步活动。但他并未因此而成为一个革命家。这是由于美专里的姚茫父、齐白石、张大千等讲授中国画，蔡元培讲美学，几乎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的目标已定，从那以后，研究中国画便成了他终身的课题。

解放前，对于象他这样一个出身于小康之家的人，要在千里迢迢的北平长期呆下去学画，家里又再也拿不出伙食费来时，不能说不是一个难题。是中断学业另谋生路？还是继续学画呢？他选择了后者。好在他于文史各科均有较好的基础，承同乡的帮忙，为他找到了课余时间当家庭教师的差事，使他在半饥半饱中坚持了学习。

一九二四年秋，邱石冥于北平美专毕业后，约集几名同学创办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这一行动，得到了北平许多知名人士和北平美专师友的赞助。姚茫父为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徐（天池）、杨（龙友）陈死成荒落，旷代乡邦几画才。喜见石阡邱孺子，好从累土起层台。”^③对他极为赞扬。

京华美专成立时，校董有著名画家张大千和知名人士章士钊等人。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杨任董事长，姚茫父任校长，邱石冥任教务长，而实际事务全由邱石冥负责。不久，姚以病老辞职，遂由邱石冥另聘名家。

当时，反动政府只求搜刮民脂民膏，哪有心来管什么美术教育！京华美专开办之初，经费、校舍、设备等都无着落。邱石冥与校中诸同事多方奔走求助，才把这所私立学校逐渐地办起来。为了解决当时的经费困难，邱石冥除了出卖自己的画之外，还先后在翊教女中、中大附中、大中中学等

校兼课，将任课所得充作学校开支。他为培养美术人才而艰苦创业的苦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一九三〇年，《华北日报》在北平创办，邱石冥受聘兼任该报画刊编辑。同年，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杨仲子又聘邱石冥为该院讲师。这两项兼职虽然使他更为劳累，但其收入却为京华美专的经费开支减轻了不少压力。

一九三一年，由于人事变动，邱的上述两处兼职也随之停止了。

这年秋天，京华美专因侵吞校产之事而发生争执，改为京华美术学院，而该校校务仍是由邱石冥全面负责管理。

一九三六年，故宫古物陈列所聘他为研究室导师，此兼职，一直保持到一九四〇年。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北平、天津迅速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一九三八年，北平日伪政权成立北平艺专，先要邱石冥兼任北平艺专教务长，邱不忍日人欺凌愤而辞职。一九四〇年，日人以在北平南城开办小学为名，逼迫他让出校舍。邱乃据理力争。最后，日人只得同意用已占未用的畿辅先哲祠来交换。京华美专学院总算没有被日本人扼杀掉，坚持到了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寇投降了，国统区的人民期待着民主与和平，邱石冥也企望着京华美术学院的新发展。可是，国民党的要人谷某，以房东之名通令京华美院立即迁走，京华美术学院于一九四七年冬，搬到了破烂不堪的张公祠去另起炉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又以京华美术学院设备不足为由，责令邱石冥停办该院。经邱四处活动，才使当局撤销了成令。

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邱石冥和齐白石合作了《窃粮》图：齐白石画窃粮的四只老鼠，狡狯猥琐，极富讽刺情趣；邱石冥作高粱杂草，凋蔽干枯，寓意深刻。另一幅为《横行图》：齐白石作横行螃蟹四只，姿态狂妄可笑；邱石冥补沙滩、流水、鱼网，含意不题自明。第三幅《秋菊图》：邱石冥作傲霜之菊，花朵明丽，枝干挺拔，存浩然之气；齐白石以小草点缀，显菊之高风亮节。邱石冥与齐白石合作的画甚多，这里就不一一叙及。

濒于夭折的京华美术学院，靠各界人士的支持，靠邱石冥与全院师生共同努力渡过了难关，终于迎来了神州大地的解放。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邱石冥经王朝闻同志介绍，进入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仍回京华美术学院工作，同年参加北京新国画研究会，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发起人之一。

由于工作的需要，一九五一年冬，邱石冥调任西北艺术学院教授，前往西安，为祖国大西北培养国画人才。他在西北艺术学院，还负责讲授《中国美术史》，后来又改为该院教师学习国画作辅导，同时兼任部份国画教学。一九五六年，邱石冥重新兼任部分美术史教学工作。

一九五七年，他应西安美术出版社之约，撰写传统绘画的普及读物。一九五八年十月，西北艺术学院进行系科调整，取消国画系，动员他退职，他上书言志说“余在校七年，学甚于教，亦非无能，今虽体弱，而画有气魄，亦不服老。若竟归养，岂非浪费与损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邱石冥离开古城西安，奔赴塞北的呼和浩特市，在内蒙师范学院艺术系任国画教授。尽管内蒙

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北京和西安，他又为慢性肺结核所苦，但由于党组织的关怀和信任，这位年过花甲的老艺术家，却感到自己革命青春焕发，更加热爱祖国的边疆，更加热爱自己从事的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

一九六六年风云突变，年近古稀的邱石冥受到了最后的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冲击。一九七〇年三月，邱石冥在呼和浩特溘然与世长辞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蒙师范学院为邱石冥教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高度评介了他在美术创作上和美术教育事业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央和地方的报刊陆续刊登邱石冥的画作，发表有关他的介绍和研究文章，恢复了他在中国现代绘画史和美术教育史上应有的地位。

二

邱石冥不仅是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美术教育家，而且还是我国著名的花卉画家。

早在石阡就学时，邱石冥对绘画的爱好就开始显露出来了。民国初年，石阡有一位夏观之先生，擅长山水，特喜写生，在重修《石阡县志》中的《石阡八景图》就是他绘制的。夏观之当时在养正两等小学任教，见邱石冥喜爱绘画，就热心地予以指导。他每天发一张小纸片给邱，让他在课余时间任意以一花一草作画，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每逢星期天，夏老师常带着邱石冥到野外游览写生，培养他捕捉和描绘优美物象的能力，让美丽无比的大自然本身去陶冶他的艺术心灵。邱石冥一生重视写生，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也与他

受启蒙老师夏观之的引导有关。我们从邱石冥早年所作的田园小景中，也能看到夏氏画风的痕迹。

进入北平美专之后，邱石冥有幸从姚茫父、陈师曾、齐白石、张大千、吴待秋诸大家习画，有机会观摩历代书画巨迹，与从全国各地来京求学的同学们切磋砥砺，不惟画艺进展很快，在美术史、美术理论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待到毕业时，他的绘画才能不仅受到师长的赏识，而且获得了社会的承认，被誉为“姿质聪慧，落笔超群”。

任何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的作品风格，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其艺术活动初期，就会有所显露，以后又才逐渐变得明显和完善。我们在考察邱石冥绘画的风格时，也会看到这种现象：无论是他早年、中年、晚年等各个时期的作品，虽有成熟和未成熟之分，但其“清新隽秀”^⑤的风格却是贯彻于各个时期的作品之中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北平《艺林旬刊》在刊载邱石冥的《玉簪月季》时，加了如下的评语：“以细秀之笔，苍浑之墨，写出幽逸之姿。观者当别具只眼。”^⑥面对其后来所作的《墨笔杂花手卷》，白雪石先生有如下题语：“石冥山人专攻花卉，笔墨秀逸有明贤遗意。”

中国文人画向来标榜抒写“胸中逸气”。所谓逸气，是有超脱凡俗，豪放不拘的意思。而“幽逸”与“秀逸”之“逸”，则是指一种优雅、清丽的美感。这一种特殊的美感，决定了“幽逸”与“秀逸”的共性。但是，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差别。“幽逸”者，强调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与世无争的主观态度；而“秀逸”者，则是强调画面本身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惹人喜爱，又不落凡俗的美感。

邱石冥擅长田园小景与花卉，而以后者成就为最大。他解放前的画作（最初多署名“邱稚”，后来署“石冥山人”），不少为水墨淡彩，冷艳秀丽中透出一种愤世嫉俗之意。它是画家审美理想的寄托，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绘画内容除梅、兰、竹、菊、牡丹、荷花，芙蓉、水仙等传统题材之外，他笔下更生发了许许多多无名的野草闲花，说明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写生的重视。解放后，他画上的题款由孤高愤世的“石冥山人”，变成了普通的社会公民“邱石冥”。他除了晚年爱以浓墨挥写苍松、勾勒霜菊以明志向之外，很少再作水墨画。

解放后，他所描绘的花卉不仅品种越来越多，乡土气息也越来越浓。他画的花卉很少再是折枝，而是很植于大地的、生意盎然的佳品。这是邱石冥对新社会万物充满生机的热情赞颂。在邱石冥解放后创作的数百幅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山区的茨梨花和野蔷薇；看到西北农家篱院中的大白菜，看到蒙古高原上被风霜染成鲜红色的枫叶……。他的绘画有如此丰富的内容，有如此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对于一个老画家说来，实在是很可贵的。

邱石冥深明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矛盾统一，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做到刚柔相济，注意行笔的收放。蒋兆和先生曾说邱石冥的画“落笔严谨而不滞，点画奔放而新意生”，⑥正是准确地道出了邱石冥绘画的妙谛。

落笔严谨，法度具存，反映出邱石冥师法古人，继承传统的功力。宋元以来，文人画大兴，其要义之一，便是讲究用笔。用笔的成败，不惟关系着能否生动地表现物象之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笔划的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成

为审美的对象。因此，也就要求画家不仅要精画理，而且还需通晓书法。

邱石冥师承姚茫父、齐白石，对于书法实践和理论都具有相当深的根底。从其题款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受晚清余风的影响，特重北碑，同时又参以秦篆与汉简笔法。他的书法，往往于古朴中显清逸潇洒之姿，厚重中生飞动流走之态。以此种笔法施于绘画，自然别具佳趣。然而，书法毕竟是书法，更不能代替绘画。如果在绘画上只求笔情墨趣，而无对生活的表达，其绘画就必然会空空洞洞，走进单纯玩弄笔墨和因循守旧的死胡同。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画坛上关于继承与创新的辩论十分激烈。邱石冥当时强调继承的重要性，但他是以创新为出发点的。他自身的艺术实践，一方面，向古人、名家学习，博采众长；另一方面又注重写生，从无比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吸取艺术营养，努力在古人法度之外寻求新的表现技法，创造新的意境，为社会提供具有新的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在构图和设色方面，邱石冥每每根据绘画对象特性，采取各种不同的处理手法，以求得多样统一的审美效果。比如牡丹，其艳在花，邱石冥每喜用洋红以没骨法为之，而枝叶则略加勾勒，或赋淡彩，或竟以水墨渲染，清雅天然，与浓艳之花形成对比，且使之艳而不俗，暗含哲理，耐人寻味。又如秋葵，花色清淡，难于传神，邱石冥则以白描为之，再辅以杂色花草，不惟极富线条之美，且生生动之神韵。在用笔用墨方面，邱石冥更有其独到之处。他画月季和蔷薇极富盛名，当年曾有“邱蔷薇”之美称。他画花叶时，多以隶书与狂草笔法为之，于不经意之间，显出精湛的书法造诣和准确

简约地表现物象特征的惊人才能。其于枝干上所点之刺，更称绝技，若书若画，若实若虚，生动传神，妙若天成。

自然，邱石冥的创新，远不止限于上述的几种花卉，更不是到了某一界限就停步不前。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贵阳展出的一幅《刺梅》中，邱石冥本人写了这样的题语：“用我家笔法与胸中印象合于自然现象，此之谓画。”这表明了他对于新的艺术法则的不懈探索。而他在五十年代所作《花篮》上的题诗，更说明他努力掌握艺术规律，追求尽可能多的表现手法，以便用花鸟画这一传统的画种来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的可贵尝试。诗曰：

“造物之主造万物，
我亦学之不含糊。
掌握规律穷变化，
还须记取入时无。”

继传统、尚创新、重规律、求变化、随时代——邱石冥用以律己的这些原则，使他的画艺“不落陈范”、“用笔气势自如，不为大法所拘，诚有超越清人之处”^⑧，成为饮誉海内的画家。顾其生前，齐白石、张大千、蒋兆和、王雪涛、吴镜汀、周怀民等乐于与他合作；而其逝后，陈叔亮、张伯驹、李苦禅、白雪石、阿老、刘凌沧、王森然等乐于为他的遗作题词；孙其峰、潘蒙兹等名家也踊跃为他作评介文章。

邱石冥一生中，曾多次举行个人画展。在北平任教期间，每年至少要举行一次；抗战胜利后，曾到天津、青岛、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举行画展。他在其故乡贵州，除一九四九年在旧“省立艺术馆”举办过个展外，此前还有

作品参加贵州画家举办的联展。他的遗作，以北京、西安、呼和浩特、贵阳有关单位与私人收藏最多，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流传在海外。

邱石冥连续主持京华美专和京华美院二十六年，解放后又先后在西北艺术学院和内蒙师范学院执教十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为止），他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已成了卓有成就的画家和经验丰富的艺术教育家，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自二十年代以来，他在《华北日报》、《艺林旬刊》、《故宫周报》、《北洋画报》、《晨报》、《世界日报》、《贵州日报》、《美术》、《文艺报》等报刊上，除了刊登画作之外，还发表了数十篇美术论文和美术家传记。更撰写有《中国美术史讲义》、《勾勒讲义》等长篇论著。这些著作，是他长期整理美术遗产，研究美术理论的成果，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注：

①参见《论花卉画并陈邱石冥先生》、《贵州日报》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三版。

②引自邱石冥自述手稿。

③姚华《弗堂类稿·赠时鸣》。

④引自邱石冥自述手稿。

⑤引自王森然为邱石冥画展题辞。

⑥见《艺林旬刊》第三十期。

⑦《双葵之轴》题语。

⑧蒋兆和题语。选自《谈画》第七期。

出国留学的费特生

县委统战部供稿

费培杰，号特生，石阡县龙塘区龙塘镇先锋村德寨（又名坨寨）人，出生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一日，一九五八年在贵州大学（花溪）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费特生，满面笑容，待人和蔼，幼时读书，品学兼优，成为老师的得意门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在贵阳模范中学毕业。一九一七年在北京西域青年会英语夜校攻读半年。一九一七年八月考入北京清华大学，一九二二年七月毕业，八月国家保送到美国留学。在美国留学期间，一九二二年九月至一九二三年六月在阿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及哲学，获学士学位，并在此校任助教半年。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在美国纽约科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为研究员。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一九二六年元月在美国波士顿纽英伦音乐学院学音乐，以提琴弦乐为主课，结业后回国。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先任助教后任讲师。因病曾在北京西山和原籍养病七年。一九三六年八月起至一九四〇年七月，在贵州的石阡、镇远、贵阳、毕节等处任初、高中及师范英语教员四年多。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在贵州遵义（永兴）任国立浙江大学副教授。一九四一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任该校教授。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七月任贵州大学外语系教授。除英语能自由运用外，自

学法语六年。可译汉语、英语，俄语教学亦可胜任。

石阡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石阡中学任教员。不久就被调到贵州大学任教去了。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不幸逝世于贵州大学。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贵州大学党委给费摘掉右派帽子，恢复了政治名誉，仍为外语系教授。

费特生在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属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是进行保护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他作了启发工作，也争取了他，他为党和人民也作了一些贡献。土地改革时期，他很知名，也很开明，主动叫群众分他家的财产、土地，他说：“应该实现耕者有其田。”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他主动向县党委和政府奉献了解放前在家休养时编写的用英语注音译成的“文字改革方案”《小词典》一部，由县逐级转送到省，存入了省图书馆，得过奖金旧币五十万元，他在家休养时间，曾准备办一所私立中学，选择了德寨附近很幽静的地形为校址，新建房屋，取名为“友峦庄”刻字在大门上为横额，还有对联一副，上联是：“群山围友”，下联是：“乱石成施”。内设图书阅览室，书刊陈设不少。当时家用“打字机”算是罕见。他善教书，对学生循循善诱，教出的学生，升学考试较优秀。特别是音乐，不论是声乐或弦乐，其幽雅清脆动人心弦。他在美国留学时，曾参加过一次国际音乐赛。在家休养时将一架风琴赠送给家乡的中心学校。

费特生为人正直，有一次由贵州大学回家探亲，因交通不便，途经贵定县渡船，船工收费太高，因此写信给贵定县的县长，贵定县的县长立即回信说：“费教授先生，来信收